

父母逼我分手 我开始作践自己



导语:父母的棒打鸳鸯在古时就已经存在。都说时代在进步,人们的思想也转变了,但是父母干涉的例子还是不胜枚举的。对于被迫与挚爱分手,你会怎么做呢?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一起来听听一位惨遭父母逼迫的男生的独白吧!

2009年我上大学,那一年的我们还很年轻,可以说神采飞扬,青春四射。用最美好的年龄演绎了青春的序章,尽管此时我们并不幸福。但这辈子是值得的,我和她从后悔。或许这就是爱的力量。

我忘不掉和她相识的那天,我和一群朋友聚会,中间掺杂了一个陌生的她。不知道是因为天真还是美丽。总之我被她吸引了,我承认我相信一见钟情。第二次遇见她是几天以后校园门口的一次偶遇,我要下了她的电话号码。第二天我约她出来玩,那天我们很开心。不知道因为些什么,晚上莫名其妙地喝了点白酒。可悲的是她喝多了,但是并没发生什么样的故事。我把她送回了宿舍。但也就是这次喝醉,我和她变得突如其来的熟悉。第二天借着道歉的幌子,和她又出去玩。第三天便在一起了。一晃就是三年,其中和大多数的情侣一样,有过欢笑。有过伤痛。感受着我们认为有多么不一样的幸福。

我很娇惯她,每周都带她出去购物。每周都买一堆不知道是否会穿第二次的衣服鞋子等。我很纵容她,她和前男友相恋七年,我放任他们联系,以为她会懂。我很包容她,放任她对我撒娇,无理取闹,发脾气等。我也很容易忍她,我放任她生气的时候会打骂我。我想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,因为我是男人。

她很照顾我,给我修剪指甲。她很关心我,总是在我喝醉后给我一杯柠檬水。她很理解我,知道我的一切绯闻都是因为她与他的电话沟通导致的嫉妒。她很温柔,总是在我烦躁的时候对我嫣然一笑。所有的苦恼都烟消云散。她想那些都是她该做的,因为她是女人。

一眨眼走到了大学情侣们不得不提的毕业上,南北相隔,必须有人要做出牺牲。我们的父母都以断绝关系相威胁。我们无可奈何,只能这样作罢。然而心是相通的,因为我们相爱。

时至今日,我们也遇不到第二

个人,能有那种一个眼神,一个动作就懂对方的默契。她将这份悲痛转化成了工作的动力,而我却失去了动力。我承认此时我不再坚强,我是个懦弱的人。

这一年多我们一共联系三四次,然而每一次不到一分钟的通话。都能从对方的语速,声音上感受到对方过得好不好,感受到对方想什么。因为我们都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好,然而现实并不是这样,所以都很苦恼。我有了个极端且幼稚的想法。我开始谈恋爱,不管是谁。只要你有想法,我就愿意。一年谈了三四次,怎么开始怎么结束的都不知道。然而她偶然地听个朋友说我在谈恋爱的时候。她给我发了个短信,一年来第一个短信。她说,别作践自己,那样谁也不会开心。刹那间,我哭泣了。我明白,谁也没能释怀。

我不知道有多少情侣有着和我们类似的经验,但是我们虽然伪装得很好,但是心里有多痛只有自己知道。我对走出这个怪圈无能为力。一年来,我经常吃着安眠药睡着,一年来我经常是梦中哭泣着醒来。上大学的时候,我可以站在几千人面前演讲而不用打草稿。现在在我面对着周围的人却说不出口只言片语。我的体重瘦了二十多斤,我的皮肤由白变黑。时常需要各种药物的呵护,时常需要烟草的折磨。

我十分的萎靡。虽然每天我还是努力地学习看书做事情,但是我却什么都记不住。今年二十三岁的我,两年后就是二十五六。那时候一切都稳定下来了。二十七八就是结婚的年龄,一辈子也就定下来了。可是我现在这样,我茫然了。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女孩儿。而是我的一生,失去的是全世界。

小编总结:听了他的故事,你是否有所感触呢?作为父母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孩子的意愿,逼迫只会让孩子走上极端。然而作为子女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就应该多跟父母沟通,尽一切努力争取,切不可自暴自弃。(据酷尚女性网)

一段还未开始就已结束的婚外恋

口述者:轻盈 女 27岁

我属于那种“毕婚族”——大学毕业前夕,同学们都忙着找工作,而我已经试婚纱挑喜酒了。

那是5年前,我的大学师兄瀚子已经在一家外资公司干得风声水起,而我即将赚到的那点钱也许还不够补贴路费。就这样,一场热闹拉风的婚礼之后,我就从校园直到回到“家园”,安心地当起了小主妇。

这样的日子当然是轻松快乐的。直到有一天,我参加大学同学聚会,突然发现大家嘴里冒出的竟然完全是我听不懂的话,而且他们看我的眼神中除了羡慕还有怜悯。那次以后,我前所未有地感到了危机——如果以后的生命中只有瀚子一个人,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!

于是,我和瀚子约定,我要开始工作,总之我不会再做一个全职太太。

他把我当成了实习生

我发现自己对于工作具有别样的热情,也许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加珍惜这种机会。在进了现在就职的广告公司两年后,因为努力,我很快就得到升职。

我至今仍清楚记得认识小默的那一天。那天我上班到得有点晚,在电梯里遇到一斜背大包的大男生,竟然还对着电梯的镜子臭美。发觉了我的“鄙视”,他不好意思地说:“呵呵,我是去面试的。”我俩在同一层出了电梯,他又好奇地看了我一眼:“你也是面试的啊?”

一星期以后,小默被分到我们部门做实习生。报道那天,他在门口碰到我,又开心起来,伸过手来夸张地要与我握手,说:“恭喜,我就知道我们都能被录用。”

我辩解了一句:“不,我是正式员工。”谁知被他挺不服气地打断了,说:“人事部没眼光,为什么不直接录用我成正式员工?”

过了一会,当我走进会议室,我看到小默挤眉弄眼地对我扮了个鬼脸。我没理他,坐下宣布开会,组里的同事向我介绍说,小默是新分到我们部门的实习生。我颇有趣地看看小默,他顿作镇定地看着我,一脸真挚无辜的表情。要不是开会,我真的要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他的“冒犯”,我怎样回应

从那以后,小默迅速成了我们这里的一道风景,他的作趣搞怪俘虏部门里的上上下下。就连隔壁创意组的人都想要过来“挖宝”,说小默是提供灵感的百宝箱。两个月后,小默申请转正,大家都以为他会申请去创意组,这是他的目标。出乎意料地,他坚决要求留在我们组,并美其名曰:“已经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情意,难以割舍。”

那段时间里,瀚子还是频繁出差。不过,和以前相比,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了。有一次瀚子若有所思地说,“轻盈,工作以后你变了很多。以前我是不放心你,觉得你的依赖心太重了,所以也鼓励你出来工作。可是为什么,现在你不依赖我,我反而更不放心了。”

因为一个新项目,我开始接连加班。小默也每天加班到很晚,我走时经过他的位子,总会停下来看看他的进展方向,他便会很认真地解释给我听,一反平时做怪的样子,显得很严肃。

有天晚上回到家里,我打开电脑,发现小默还在线上。他说,想把刚做完的资料 MSN 给我,等我确认了他再走。我打开资料细看,与小默的对话框长时间地沉默着,我注意到他的签名是“最遥远的距离”。看完资料我们又聊了几句工作,末了,小默突然来了一句:“你早点休息,这两天有黑眼圈了。”

我心一沉,一时不知怎么回复,是去回应他的关心,还是回应他对我的留心。片刻的沉默,他又跳出一句:“希望没有冒犯到你。”我似乎可以透过屏幕看到那一端他的志忑。于是我回复:“怎么会呢,要冒犯早冒犯了,第一天你不就把我当实习生了吗?”他明显地释然了,给了我一个调皮的笑脸。

我,终于不得不离开

小默还是我们办公室的“宝”,他几乎从不主动和我说话,却每天通过 MSN 发给我各种好玩视频和帖子。而我,也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——我在心底里承认,每天有快乐的心情去上班,小默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但是我也清楚,我不可以纵容自己的故意,我不能忽视我们之间5岁的差异,我更不能忽视我已经做了他人的太太许多年。

再之后,我越来越不能回避小默的日渐变化——我们“偶然”在一起交错的机会越来越多,不论我中午外出吃饭或者上下班路上,总是可以“碰巧”遇见他。而且 MSN 上,他的关切越来越多,他的签名档越来越频繁地更换着心情签名。有的时候,我甚至觉得那就是他要对我说的话。但是我告诉自己,什么都没有发生,他没有做任何事情,没有任何表白。只是一种情绪,我们大家都是。

两个月前,瀚子说他被派到英国两年。我是没有理由不跟他去的,更何况,我们也到了要一个孩子的时候。决定要走的那一天,我请同事们吃午饭,然后说:“因为老公的工作原因,我可能会要离开了。”

我的话音刚落,大家就叫起来,“轻盈,你竟然结婚啦?”我不敢去看小默的表情,勉强告诉大家,我不是结婚了,是已经结婚5年了。

那天午餐回来,我看到小默一直坐在电脑面前,背对着我,一动都没有动过。

